

铁凝

永远有多远

午后悬崖

对面

第十二夜

省长日记

寂寞嫦娥

B城夫妻

树下

小格拉西莫夫

小黄米的故事

小郑在大楼里

安德烈的晚上

小说六家新作丛书

永远有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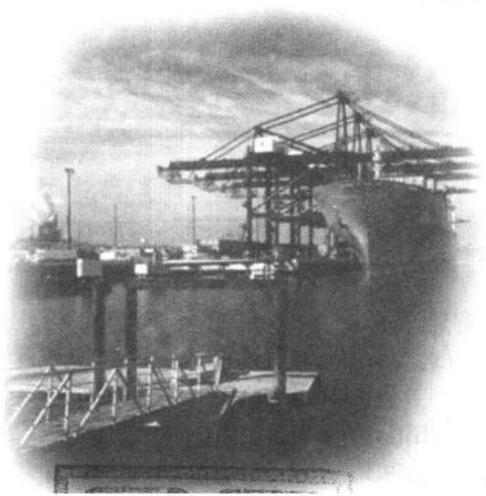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永远有多远

小说六家新作丛书

铁凝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有多远/铁凝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12

(小说六家新作丛书)

ISBN 7-5033-1167-3

I. 永… II. 铁…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772 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625

字数:206 千字 印数:10,001—15,000

定价:16.00 元(膜)

写在《小说六家新作丛书》出版之前

——兼议小说的民族风格

集束选编出版铁凝、方方、迟子建、刘恒、莫言、叶兆言(女士优先,年龄为序)六位当代著名小说家的新作,无意也无权为他们在当代文坛上确定一个什么位置,推崇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文学风格是策划这套书的本意和初衷。

六位小说家对小说各有自己的追求,形成了独自的风格,他们在小说艺术上的造诣和贡献,这里不想作一一探究,由评论家和读者去细细品评。在此,只想给广大读者说一说编辑出版这一套书的意图。

小说发展至今日,它究竟该如何写,评论家作家仍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说起来也是,写作纯粹是个体精神劳动,怎么写写什么完全是个人的自由。回过来说,小说是写给大众读的,读者是否接受,是否喜爱,对作家和出版者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

这六位小说家，可说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用时髦的话说，他们都是当下非常走红的小小说家。当然，眼下走红的小小说家不止他们六位（就这套书想推出的也还有余华、池莉，他们的作品已另有他主），选他们六位，是欣赏他们的小说，崇尚他们的风格，读者喜爱他们怕也在于此。

看重他们小说的风格，是他们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美学特征。时下有的人或许对小说的民族风格已表示不屑，似乎民族性与传统守旧已成同义。窃以为小说无论怎样作法，作家创作的灵性，作品描写的人物，叙述的语言方式，传达的艺术精神，无不渗透着民族文化、民族文字和地域风情对作者的熏陶滋养，这种渗透是融入意识浸入血肉的。一部成功的作品往往正是作家得益于此，得益于作家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自觉地接受，能动地把它们融为自己的观念和智慧，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心理，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生活，表现生活，再用自己的作品回报民族。没有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苦难、命运、国民精神，投以深切的关注和切肤的体验、理解，不可能塑造出不朽的文学形象。鲁迅先生一贯提倡文学的地方色彩，他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是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世界文学画廊，是由各国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学典型所构成；只有具备独特的民族风格，才有可能丰富世界文学的宝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此话不无道理。

注重写人，写活人物，可说是六小小说家民族风格的特征之一。“略貌取神”、“以形写神”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也是我国文学和艺术区别于西方的重要标志。如今我们常

常不绝于口顶礼膜拜的西方文学风格，恰恰是我们的祖先所创立。我们先辈对绘画、诗词、散文、小说的艺术追求，向来以写意、传神为最高境界。当西洋画沉溺于写实、摹仿，以逼真细腻地再现描绘对象乃至乱真为艺术追求时，中国画早就走着自己重写意、讲神味、求气韵的道路。绘画如此，小说也亦然。清人沈宗骞说：“作者若但求之形似，则方圆肥瘦，即数十人之中，且有相似者矣，乌得谓之传神？今有一人焉，前肥而后瘦，前白而后苍，前无须髻而后多髻，乍见之或不能相识，即而视之，必恍恍曰，此即某某也，盖形虽变而神不变也。故形或小失，犹小可也，若神有少乖，则竟非其人矣。”他把“略貌取神”的美学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六位小说家的小说，写人物堪称高手。读他们的作品，吸引你的不是故事的曲折，不是事件的重大，也不是题材的新颖，而是人物的鲜活。随着那不惊不乍不露声色的叙述，你会不知不觉被作品中的人物所牵动，或喜，或忧，或气，或怒，或乐，或哀，不能自己。

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是六小说家民族风格的又一特色。我国古代称小说是“小道”、“小家珍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是“丛残小语”，尽管不无偏颇，但却道明了小说源于社会底层百姓的“琐屑言谈”，与底层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本质。六位小说家似乎对小说本质的理解不约而同，他们好像都不太喜欢热闹，他们很少甚至几乎不涉猎直接描写国家命运、民族兴亡、时代洪流、指点江山的大作品；他们似乎也不迷恋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不见有自恋情结；他们也不沉醉于旧纸堆里，拣一些

陈谷旧糠花样翻新。他们耐得住寂寞，但又不冷漠，丝毫不敢懈怠，时刻关注着平民百姓的生活，把全部的热情投注在小人物身上。正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节总关情。”他们虽不在“衙斋”，也不为“州县”一官半职，只是纯粹的文人，但他们视关注百姓的个人生活世界，勘察身边人的生存状态，探究平民心灵的内在事件和隐秘情感，抚摸日常各个角落的土地为平生己任和乐事。因此他们赢得了丰富广阔的生活源泉，不断地发现和发掘艺术的矿藏，以自己的一个个鲜活的“这一个”，繁荣着文学的画廊。

平实动感而富有韵味的语言是六小说家民族风格的另一特色。中国小说发源于说话，崔道怡说，小说是“说”出来的。无论作品里叙事的主体是谁，他都是在说。这话很在理。语言是小说的基本要素，小说的色彩、品位、趣味和可读性，往往取决于小说的语言。有人说，音乐是人与自然的对白，是人对自然的感悟而产生的心声。读这六位小说家的小说，你也会感受到一种声音的旋律在流动，它也是小说家对生活的感悟而产生的心声。这种心声是叙述，是倾诉，它会带着汉语言特有的声和形，让你听到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感受到一幅幅动感的画面。

中国当代作家能胸怀走向世界的意愿，敢睁大眼睛顾盼诺贝尔文学奖，其胆气和精神值得赞赏。但中国作家不用英语写作，中国文学便进入不了世界行列的说法却不敢苟同。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一个作家的作品，首先是写给自己民族的人民读的。中国老百

姓在茶馆、酒肆、街头巷尾的聊天、侃大山、摆龙门阵，惟汉语语言方能惟妙惟肖地传达其中的神韵，达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用英语来写中国百姓的生活，不知如何能写出那些富有个性的语言特色，写出那些风趣幽默的乡言俚语的风味。

前面已作交待，六位小说家的具体作品，这里不作一一介绍，请读者们细细去品评。上述的分析，也不过一孔之见，一己之得，未必恰当，权当抛砖引玉，若有不妥，还望六位作家海涵，请读者见谅。

黄国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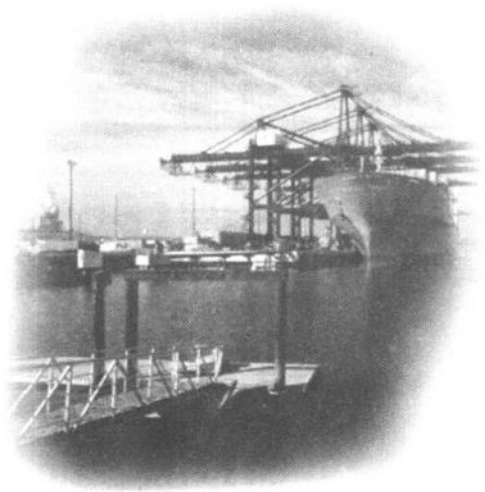
1999年9月18日于黄寺宿舍

目 录

写在《小说六家新作丛书》出版之前	黄国荣	1
■ 永远有多远		1
■ 午后悬崖		57
■ 对 面		127
■ 第十二夜		177
■ 省长日记		193
■ 寂寞嫦娥		209
■ B 城夫妻		229
■ 树 下		243

■ 小格拉西莫夫	257
■ 小黄米的故事	283
■ 小郑在大楼里	299
■ 安德烈的晚上	313
后 记	330

永远有多远



你 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吧？你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吧？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你还记得吧？

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我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我一直记着。我常常觉得，要是没了她们，胡同还能叫胡同么？北京还能叫北京么？我这么说话会惹你不高兴——什么什么？你准说。是啊，如今的北京已不再是从前，她不再那么既矜持又恬淡、既清高又随和了。她学会了拥抱，热热闹闹、亦真亦假的拥抱，她怀里生活着多少北京之外的人啊。胡同里那些带点咬舌音的、嘎嘣利落脆的贫北京话也早就不受戴见了——从前的那些女孩子，她们就是说着这样的一口贫北京话出没在胡同里的。她们头发干净，衣着简朴（却不寒酸），神情大方，小心眼儿不多，叫人觉得随时都可能受骗。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来到北京，在任何地方看见少女，总会认定她们全是从前胡同里的那些孩子。北京若是一片树叶，胡同便是这树叶上蜿蜒密布的叶脉。要是你在阳光下观察这树

叶，会发现它是那么晶莹透亮，因为那些女孩子就在叶脉里穿行，她们是一座城市的汁液。胡同为北京城输送着她们，她们使北京这座精神的城市肌理清明，面庞润泽，充满着温暖而可靠的肉感。她们也使我永远地成为北京一名忠实的观众，即使再过一百年。

当我离开北京，长大成人，在 B 城安居乐业之后，每年都有一些机会回到北京。我在这座城市里拜访一些给孩子写书的作家，为我的儿童出版社搜寻一些有趣的书稿，也和我的亲人们约会，其中与我见面最多的是我的表妹白大省(音 xīng)。白大省经常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让我帮她拿主意，后来又总是推翻我的主意。她在有些方面显得不可救药，可我们还是经常见面，谁让我是她表姐呢。

现在，这个 6 月的下午，我坐在出租车上，窗外是迷蒙的小雨。我和白大省约好在王府井的世都百货公司见面，那儿离她的凯伦饭店不远。她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四星级的凯伦，在那儿当过工会干事，后来又当到销售部做经理。有一回我对她说，你不错呀刚到销售部就当领导。她叹了口气说哪儿呀，我们销售部所有的人都是经理，销售部主任才是领导呢，主任。我明白了，不过这种头衔印在名片上还是挺唬人的：白大省，凯伦饭店销售部经理。

出租车行至灯市西口就走不动了，前方堵车呢。我想我不如就在这儿下来吧，“世都”已经不远。我下了车，雨大了，我发现我正站在一个胡同口，在我的脚下有两级青石台阶；顺着台阶向上看，上方是一个老旧的灰瓦屋檐。屋檐下边原是有门的，现在门已被青砖砌死，就像一

个人冲你背过了脸。我迈上台阶站在屋檐下，避雨似的。也许避雨并不重要，我只是愿意在这儿站会儿。踩在这样的台阶上，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回到了北京，就是脚下这两级边缘破损的青石台阶，就是身后这朝我背过脸去的陌生的门口，就是头上这老旧却并不拮据的屋檐使我认出了北京，站稳了北京，并深知我此刻的方位。“世都”“天伦王朝”“新东安市场”“老福爷”“雷蒙”……它们谁也不能让我知道我就在北京，它们谁也不如这隐匿在胡同口的两级旧台阶能勾引出我如此细碎、明晰的记忆——比如对凉的感觉。

从前，二十多年前那些夏日的午后，我和我的表妹白大省经常奉我们姥姥的吩咐，拎着保温瓶去胡同南口的小铺买冰镇汽水。我们的胡同叫驸马胡同，胡同北口有一个副食店，店内卖糕点罐头、油盐酱醋、生熟肉豆制品、牛羊肉鲜带鱼。店门外卖蔬菜，蔬菜被售货员摆在淡黄色竹板拼成的货架上，夜里菜们也那么摆着不怕被人偷去。干吗要偷呢？难道有人急着在夜里吃菜么？需要菜，天一亮副食店开了门，你买就是了。胡同南口就有我说的那个小铺。如果去北口副食店，我们一律简称“北口”；要是去南口小铺，我们一律简称“南口”。

“南口”其实是一个小酒馆，台阶高高的，有四五级吧，让我常常觉得，如果你需要登这么多层台阶去买东西，你买的东西定是珍贵的。南口不卖油盐酱醋，它卖酒、小肚、花生米和猪头肉，夏天也兼卖雪糕、冰棍和汽水。店内设着两张小圆桌，铺着硬挺的、脆得像干粉皮一样的塑料台布的桌旁，永远坐着一两位就着花生米或小

肚喝酒的老头。我觉得我喜欢小肚这种肉食就是从“南口”开始的。你知道小肚什么时候最香吗？就是售货员将它摆上案板，操刀将它破开切成薄片的那一瞬间。快刀和小肚的摩擦使它的清香“噗”地迸射出来，将整间酒馆弥漫。那时我站在柜台前深深吸着气，我坚信这是世界上最好闻的一种肉。直到售货员问我们要买什么时，我才回过神儿来。“给我们拿汽水！”这是当年北京孩子买东西的开场白，不说“我要买什么”，而说“给我们拿……”“给我们拿汽水！”“冰镇的还是不冰镇的？”“给我们拿冰镇的，冰镇杨梅汽水！”我和白大省一块儿说，并递上我们的保温瓶。我已从小肚的香气中回过神儿来了，此时此刻和小肚的香气相比，我显然更渴望冰凉甘甜的杨梅汽水。在切小肚的柜台旁边有一台白色冰柜，一台盛着真冰的柜。当售货员掀开冰柜盖子的一刹那，我们及时地奔到了冰柜跟前。嗬，团团白雾样的冷气冒出来，犹如小拳头一般打在我们的脸上痛快无比，冰柜里有大块大块的白冰，一瓶瓶红色杨梅汽水就东倒西歪地埋在冰堆里。售货员把保温瓶灌满汽水，我和白大省一出小酒馆，一走下酒馆的台阶——那几级青石台阶，就迫不及待地拧开保温瓶的盖子。通常是我先喝第一口，虽然我是白大省的表姐。以后你会发现，白大省这个人几乎在谦让所有的人，不论是她的长辈还是她的表姐。这样，我毫不客气地先喝了第一口，那冰镇的杨梅汽水，我完全不记得汽水是怎样流入我的口中在我的舌面上滚过再滑入我的食道进入我的胃，我只记得冰镇汽水使我的头皮骤然发紧，一万支钢针在猛刺我的太阳穴，我的下眼眶给冻得

一阵阵发热，生疼生疼。啊，这就是凉，这就叫冰镇。没有冰箱的时代人们知道什么是冰凉，冰箱来了，冰凉就失踪了。冰箱从来就没有制造出过刻骨的、针扎般的冰凉给我们。白大省紧接着也猛喝一大口，我看见她打了一个冷战，她的胖乎乎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有点喘不过气似的对我说，她好像撒了一点儿尿出来！我哈哈笑着从白大省手中夺过保温瓶又喝了一大口，一万支钢针又刺向我的太阳穴，我的眼眶生疼生疼，人就顿时精神起来。我冲白大省一歪头，她跟着我在僻静的胡同里溜小跑。我们的脚步惊醒了屋顶上的一只黄猫，是九号院的女猫妞妞，常串着房顶去找我们家的男猫小熊的。我们在地上跑着，妞妞在房顶上追着我们跑。妞妞呀，你喝过冰镇汽水么？哼，一辈子你也喝不着。我们跑着，转眼就进了家门。啊，这就是凉，这就叫冰镇。

白大省从来也没有抱怨过在路上我比她喝汽水喝得多，为什么我从来也不知道让着她呢？还记得有一次为了看电影《西哈努克访问中国》，我和白大省都要洗头，水烧开了，我抢先洗，用蛋黄洗发膏。那是一种从颜色到形状都和蛋黄一样的洗发膏，八分钱一袋，有一股柠檬香味。我占住洗脸盆，没完没了地又冲又洗，到白大省洗头时，电影都快开演了。姥姥催她，洗好头发的我也煞有介事地催她，好像她的洗头原本就是一个无理的举动。结果她来不及冲净头发就和我们一道看电影去了。我走在她后边，清楚地看到她后脑勺的一绺头发上，还挂着一块黄豆大的蛋黄洗发膏呢。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一路晃着头，想让风快点把头发弄干。我心里知道白大省后脑勺